

雷輯史事論甲編

癸卯春月

品三題



史事論丁編卷四

華亭雷璠編輯

農工商虞衣食之源論

關慶麟

烏虜出其田野。視其辟治。省其墾農。而飢飽之國可知也。適其市。察其良楮。審其懋遷。而虛實之國可知也。入其山林。觀其植藝。下其禁發。而貧富之國可知也。是數者皆富民之做基。而自疆之巨棟也。田不廢。山不童。器不窳。貨不壅。則利無不興。利無不興。則國有餘食。而下有餘用。如此而欲國之不富。不可得也。田廢。山童。器窳。貨壅。則利不興。利不興。則民窮。民窮。則國困。如此而欲其不乏於衣食。不可得也。夫民之所以足於衣食者。何也。農也。商也。工也。虞也。此不竭之源。而生人之至計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遺少。而山澤不辟。夫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農而食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虞而出之。持此以往。立其國於不貧之地。卽令兵役起於前。凶災瀕於後。而數十年之積蓄。足以談笑措置。兩無難。如是者。豈僥倖於目前。而旦夕之所為效哉。其要在務農。而不僅勸農之虛文已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失其時。而又行補助以鼓舞之。叙新器以便利之。

則五穀不絕而務農之道得矣。次則勸工而又非惠工之故事已也。道在重獎以倡之。專利以招之。而勸工之道得矣。次則通商。夫通商非徒通之之謂也。有保護之政焉。有補助賞累之政焉。有薄征省斂之政焉。如此而通商之道得矣。又其次則澤虞山林藪野之饒。斧斤斬伐必以時入。而虞人之掌畢矣。由茲言之。人盡其力。地出其寶。而民之衣食裕矣。衣食足於下。而庫藏匱於上者。未之有也。史公作貨殖傳。剽取而論之。又申言之曰。原大則饒。原小則鮮。美哉論原乎。可謂知本者矣。然而吾猶有說焉。古人之治。生拙於後人。故其時以農為本務。必抑工商以趨之。三代以還。工虞亦分備其官。惟商業無所聞。且更以懋遷為戒。荀子曰。視肥磽。序五穀。省農工。治田之事也。修大憲。時禁發。虞師之事也。審時勢。辨功苦。尚完朴。工師之事也。此三者皆王制之要。而獨不及商。不知三者雖生財之原。而無商以轉運之。則國脈不流通。而生計日絀。粟不能衣。布不能食。材木不能貨。雖有財帛。將何用乎。夫偏於農而不恤商人。處商戰之天下。而必困。驚於商而不務於農事。處農戰之天下。而亦必困。是兩者皆當並重。而虞之於農。工之於商。又相輔而不相妨。竊願為富國者進一解也。

衣食者生民之大命也。而其原必有所自出。善養其原。則常處於有餘。苟竭其原。則常處於不足。其有餘者。能使民銘挾纊之恩。飽仁人之粟焉。非真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以助之也。其不足者。雖欲為千丈之裘。發常平之倉以濟之。而飢且寒者。嗷嗷如故焉。亦非天愛其道。地愛其寶。以窘之也。無他。惟其原而已矣。太史公作貨殖傳。引周書之言曰。農工商虞。衣食之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夫衣食為生民之命。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天下古今之通理也。而其原有大有小者。何也。如江河然。江之原發於岷山。河之原發於積石。順而導之。則沾溉者不止億萬家。挹注者奚止數百郡。壅而塞之。則或以水溢為憂。或以旱乾為慮。非原之為害。壅而塞之之為害也。故善治水者。必審其源流。善理財者。亦必審其源流。流利用節。而源利用開。財源不開。誠有所謂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者。況惟天生民有欲。惟后左右斯民。裁成其道。輔相其宜。則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是衣食之原。即制治清濁之原也。是故農政宜講也。工學宜精也。商務宜振也。而澤虞不必禁也。或因之。或利導之。或教誨之。或整齊之。均可同歸於治。所患者。與之爭。而塞其原耳。衣食之原。塞則民重。

國民重國則挾利權者得而誘之淵深而魚生山深而獸往彼蚩蚩者將奔走於衣食而不顧禮義也為害尚恐言哉太史公所以傳貨殖而微寓其旨也長世字吐者蓋亦於衣食之原而加之意焉也乎

將者國之輔論

黃仁壽

天下之強兵可使赴敵而不可使料敵天下之勇士可使備邊而不可使安邊良將之事也漢高不得韓彭楚未可滅宋高不失韓岳金不足平天下有無窮之將才而擇之苟無其道御之失其宜則豪傑之士不樂效馳驅而空言如趙括妖妄如郭京之徒始得竊專閫豫軍謀冒昧而啓喪師之禍迨至江山半壁幾歎難支旗鼓三軍同歸殲滅有命將之責者亦將悲深於疆域之日蹙而悔前此之不能置頗牧於行間矣蓋嘗讀六韜篇至將者國之輔一言而知有強將無弱兵古語誠不欺耳獨是今之所謂將者吾知之矣身統陸戰之兵數十萬躬練水戰之師數十年而又置樓船修營壘整軍械繕甲兵上糜國家億萬之餉需而一旦有事類皆束手倉皇與景延廣之過契丹無異在朝廷方資以謀畧視為安危豈知冠至而禦侮無人虜深而折衝無將向之擁勁旅而請長纓者臨時竟不足以一戰即苟且一戰而聞風先

潰棄甲以逃。益啓敵人輕視之心。其害較不戰為尤烈。甚或有國勢不張。強胡外逼。當軸潰懷。信用邪術。妄寄干城。冀僥倖以圖功。等社稷於孤注。迨至禍生肘腋。乘輿播遷。如孫傳之任郭京。國事幾重大壞。吁可慨矣。古之所謂良將者。則不然。內安外攘。而又無跋扈驕肆之患。功蓋天下。而史常書其來朝。威加四夷。而民恃以無恐。是以所攻必降。所守必固。輔國之道。其由來蓋有漸矣。不然。曰爪牙。曰羽翼。人何以見美於前。為保障。為長城。績何以昭垂於後。故將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伊古來獨斷獨行之將。卒多百戰百勝之才。其行事之不偶。識者亦未嘗厚非之。誠以萬里運籌。非有主者。而眾無所聽。令將重。則國亦與之俱重也。嗟夫。天生李晟。本以為唐敵拜令公。呼之為父。歷觀史鑑。具有明徵。倘有孫吳衛霍之將。而國家不能安於磐石者。其說固未前聞也。雖然。上無將將之主。雖有如雲之良將。亦恐用之不能以竟其長。即用矣。而或受抑於權臣。不容於宰相。其赤心為國者。尚甘於投閒置散。以老奇才。其狡黠梟雄者。勢必至南走越。北走胡。以中國之虛實。告之敵人。犯順執戈。助強鄰。以乘釁有心。世變者。抑亦重傷之矣。昔蘇洵有言。御賢者如養鷹。御才將如養驥。驥惟知天下之大計者。可以收天下之將。和將才備。然後北門之管鑰無驚。西域之烽

煙盡熄折衝安民要在任賢其是之謂乎

士信慤而後求知能論

張書雲

通天地人三才之謂儒法天地人三才之謂士一陰一陽變化不測都天地之知能也其體則不貳而已萬事萬物經緯無窮都聖人之知能也才也其德則一誠而已誠者物之終始不誠則無物德者本也才者末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士之為士亦患不知本焉耳荀子引孔子對哀公之言曰士信慤而後求知能旨哉言乎足為萬世取人之準矣夫國家所望於士者欲得精明強幹之士乎抑欲得謹愿拘守之士乎則精明強幹尚矣理繁治劇之事非知能者不可也折衝禦侮之任非知能者不可也旋乾轉坤撥亂反正之才尤非知能者不可也然有本焉唐虞九官無非經文緯武之才即無非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士故流誅殛都無非巧言令色孔子之人成周人才濟濟所賓興者皆德行道藝之元公多材多藝尤以篤棊稱賢降及周末尚德者鮮孔門四科言語政事文學之即冠以德行智如子貢藝如冉求勇如子路而一貫之傳必歸諸忠恕之曾子蓋先德後材重道輕藝者古今教人之常經即取人之大法也大抵士之為士以躬行實踐為主學問經濟文章其

後馬者也。天下大事成於才，天下大害亦生於才。能適實禍資耳。心逆而險，行僻而堅，信偽而辯，記醜而博，非而責，在下則亂，召生徒，私立明黨。在上則把持朝政，傾陷忠良。此華士聞人太公所必誅，孔子所必戮者也。天下未有不信慤而不誤用其知能者。即未有信慤而於於不知能者。信慤而不信能，其誤人家國猶淺。不信慤而多知能，其誤人家國更甚。則取人當如何？曰：以信慤為體，知能為用。則所得之士，本末兼賙，德才並重。內以修明，而心術端外以經世而才猷出。譬之弓既調而復，致馬既服而尤良，庶不貽豺狼之譏也哉。

有治人無治法論

都鴻藻

孔子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孔子之言，無所不包。孟子之言，則兩杜其流弊。若荀子君道篇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其言視孔子為激視。孟子為偏，而究其要歸則小異而未嘗不大同也。夫醫者之切脈也，必精習岐黃，然後能奏效。而苟非其人，或且虛實不辨，攻補倒施矣。兵家之對敵也，必深明韜畧，然後能制勝。而苟非其人，或且不戢自焚，膏冠藉蓋矣。是故有治人無治法，而可無治法。而有治法尤不可無治人也。蓋有法無人，則與無法等。苟得其人，法可因

亦可創也。法可損亦可益也。不得其人。廢法不可。泥法亦不可。即復古法以矯今法。行新法以輔舊法。仍見其不可也。獨是孟子兼戒徒善防後世之私心自用也。荀子專規徒法防後世之泥古病民也。然君子立言貴權時勢。孟荀相去不遠。當時諸侯去藉先王之法。日就廢湮。布在方策。蓋已幾希。故孟子以規矩方圓喻聖人人倫之至。大聲疾呼。示人以率由之準。愆忘之過。而荀子乃竊竊然慮無治人而不慮無治法。其全書中非儒非十二子法後王與此同一宗旨。而與老子謂無爲之說。莊子坐蹄窮狗之喻。同一失之過高。厥後荀之弟子李斯導秦以焚書坑儒。一掃而空之。東坡謂其父殺人報讐。而其子必至行却推原禍始。未始非荀子爲之作俑也。竊謂荀子之論施之當時則不合。至後世若漢之王莽宋之王安石正坐不能以人用使能即荀卿所言而熟思之。當不至此。故謂其言不切於時勢則可。謂其言不切於事理則不可也。善讀書者取其長而畧其短。以意逆志而不以詞害意。則庶乎可矣。

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論

錢 塗

國家無形之巨蠹。莫患乎上多不急之枝官。而下多逐末之百姓。多不急之枝官。是財之流不能節也。多逐末之百姓。是財之源不能開也。故昔者魯卿有言曰。士大夫

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蓋士大夫衆則食祿者多而任事者少工商衆則務農桑者少而好游手者多食祿多而財之流益匱務農桑少而財之源愈蹙國安得不貧乎哉欲拯其貧欲道安在夫今之士大夫其所以進身者何多途也科舉之煩也保薦之濫也鬻爵之盛也苞苴公行雜途並進於是相擠相軋之風起而禮義廉恥之心亡有自田間來者則遂倚之為溫飽矣有自市井來者則遂借之為市道矣上以瘠君下以朘民充其流弊彼必多藏厚亡而國且與之俱困夫惟簡科舉嚴保薦止鬻爵取人以實行課吏以真才其貪墨不肖之徒皆屏黜而不用庶幾仕途廓清而一切浮冗之費為之大節矣若夫工商之流雖不可以太衆而亦不可以病其太衆五行百產生於地而長於時無工何以製成器用無商何以懋遷化居故凡盡力於農桑者亦必資工之利器而後地利可闢也賴商之流通而後貨物不壅也然則農桑固當重工商亦未可輕也但使嚴立市政作工者無務為沽竅之器行商者無專尚澆囿之風我國之地所出即經我國之人創述而有餘亦歸我國之人貿易而無不足而其餘悉可驅諸農畝則衣食之源從可大開矣若其仕途愈雜而不整市政愈壞而不脩營營焉貨賂之是趨擾擾焉錐刀之是逐如羣蟻之窟於木如潰疽之

附於骨其有不驗荀卿之言者幾希

戎夷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論

陳玉樹

春秋時戎狄之禍棘矣。小國如魯如衛如鄭如曹大國如齊如晉如燕如秦皆有戎狄侵軼為邊患。魯以東禮之國首與戎為潛之會。唐之盟楚邱之役。凡伯以天子卿為戎繫縛。子帶之亂。揚拒泉皋伊維之戎同犯京師。入王城。赫赫如小白使管仲平戎於王。致為後世和戎者之鼻祖。吾不解諸戎何以倔彊若此。幾與漢之匈奴唐之吐蕃明之倭奴無以異也。及讀史記秦本紀而知戎之強良有故焉。秦穆公三十有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謂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為政。然尚時亂。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曰。戎夷上含醕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夫中國之患莫大於君德之未醕。倚權怙力以臨其民。民情之不忠。懷姦挾偽以罔其君。如余之言。則君為元首。民為手足。宗廟一體。上下共志。無毫末否塞之患。有天地泰交之象。其陵轢諸華不亦宜乎。雖然。由余戎臣也。而秦又戎之敵也。與秦君言戎事。稱揚國美。語浮其寔。此奉使不辱命者之常。

帝時匈奴之臣中行說謂漢使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約束僅可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此可以證余之言者一也唐高宗時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所以能持久也此可以證余之言者二也日本醍醐天皇時其臣三善清行上封事有云國家土沃民庶臣服三韓所以能然者國俗敬龐民風忠孝上以仁牧下以誠戴一國之政由一身之治故也此可以證余之言者三也然則戎夷之所以一國如一身者非徒以俗之樸也良由於法簡而吏不得倚繁例以舞文令嚴而人不敢冀幸免以犯刑議事自下而朝無壅隔蒙閼之弊因人所利而野無寒餒凋劫之民俗尚敦龐而無鄙薄詐偽之習民知忠孝而無犯上作亂之事不察其所以得力之故輒據華人之弊以疑其誠其與夏蟲語冰何以異哉然而諸夏冠帶之國何遽不如犬羊也春秋列國秦最逼戎狄獯邽冀義渠大荔允姓陸渾諸種散居於涇渭商雒之間東西邊徼皆憂逼處狡馬思啓幾有防不勝防之勢然而穆公卒能滅國十二闢地千里執牛耳於羣醜之間果操何術以致此盛意左氏所謂增修國政都或亦兼採由余之說俯效戎人之長後世誦同仇偕作

之詩秦之民萬眾如一身可以想見自如禦戎之策必師其長技而後可以制其死命不然徒恃禮樂詩書以誦文明之治吾恐輕戎夷都卒為戎夷所侮而不自振也然則當由余昌言戎政秦人獲益已多西戎之霸早基於此何待三十七年用戎臣之謀代戎王之國而後見秦穆公之偉畧哉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論

陳錦文

將相者天下之所託命者也然當世宇承平則禮樂之事百年始興必待有人焉出而經緯乾坤然後正百官以正萬民天下想望丰采是謂之相至於世運艱難邊陲告警賴有閭外重臣身任其職得其人則天下固若苞桑失其人則天下勢如累卵是謂之將故古今來之天下古今來之哲相良將有以締造之也如史記陸賈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吾得而申論焉夫所貴有相者非謂其坐享天下之安也謂其因安而思危也所貴有將者非謂其身利天下之危也謂其轉危而為安也故相之業有淺深或奠定數世或補救一時如蕭何立法而曹參守之所云奠定數世者也若張江陵以下不過補救一時而已將之志亦有大小或忘身報國或乘時圖功如岳武穆誓與金不兩立所云忘身報國者也若熊廷弼以下不過乘時圖

功而已又其下者則為相者欲以粉飾國治為將者欲以苟且應敵是有將相之名而無將相之實天下之人亦何賴國有將相而必注意之哉嗟乎為相無難為相而能滿天下人之意則難為將非難為將而能滿天下人之意則難誠使為將相者知天下之所注意在此則處天下之安者當求長治之策際天下之危者當思禦敵之謀而安者乃不至復危危者亦可使之安也本此意以為相為將庶得之矣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論

陸鍾渭

平勃交歡產祿夷滅劉呂之成敗定於反掌說者因謂天下安危大局分繫將相而奉陸賈之言為定論嗟乎賈豈定論哉特一時權宜之言耳將相之任可分將相之權不可分任將相之權而共處安危之時則尤不可分如賈所論四海清謐三軍靜宴所賴廟堂之上從容輔理優游坐鎮理或然矣一旦宵小內訌烽火外逼徒恃乎武臣悍將而未得一二良弼運籌帷幄之中鎮攝邊庭之外害有不可勝言都何進召董卓而漢室傾崔允恃全忠而唐祚覆史冊具在彰彰可見安見注意於將遂可支天下之危局也耶然陳平用陸賈之計與周勃相結卒使劉氏之天下反危為安何也曰劉氏之安危繫乎二人之協不協而已非於二人中有偏重也平不得勃誰

與入北軍勃不得平誰與決大策賈之言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判夫權且不欲其判矣而後人轉因一時權宜之說遂謂將相之於天下視安危以為注意也則豈真知賈之言者哉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論

李寶貴

今將舉天下之大億兆之眾日用飲食仰事俯蓄之至繁而至急者必竭一人之心思才加為之經營拮据供給而瞻足之則不惟力所不逮勞所不能即理與情亦有所不得而何以禹湯文武之世物阜民康家給人足一若任其予取予求無不各遂其欲富之心而絕無困苦窮愁之況者豈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偏厚於三王之世歟抑亦三王別有致富之經以致歟不然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者其義果何居歟然而無疑也古之人猶今之人也古之世猶今之世也土地自在天壤也財物自在人間也而其所以致此者蓋富有富之本有富之源有通其富有節其富撥其本塞其源窒其通亡其節則求其免飢寒餓莩而不可得違云富乎培其本裕其源牖其通明其節豈第厚民云爾哉即我國家與民同享其富而不困亦易易耳夫農桑者富之本也山川者富之源也商所以通其富禮所以節其富者也

三王知其然也。故為之明禮義之制。與桑土之宜。立井田之制。課農桑之法。三時不
害。二蠶不背。而富之本於以墾。設山虞以掌山林。設澤虞以掌國澤。設林衡以掌林
麓。設川衡以掌川澤。務使魚鹽蜃蛤不勝食。楨幹柏枏不勝用。而富之源於以裕。立
市廛制貿易。或行商或居賈。亡者可使有利。利者可使阜。害者可使亡。靡者可使微。而
富之事於以通。養生送死。明其禮冠婚喪祭。定其制。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務使見得思義。儉以養廉。行以有耻。富而好禮。而後已。而富之心於以節。然又恐民
厚而君不厚。君不厚而或以致困於君者。下困於民也。於是輕其徭。薄其斂。或五十
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皆不外乎什一之法。而厚於農者不困矣。斧斤以時數。畧
不入。倫材雖所不禁。而川蕒澤蕒僅徵。惟正之供。則厚於山澤者不困矣。至於君不
過市。則商不困於奉上。關市不征。則賈不困於剝削。又何論鰥寡孤獨有所養。不困
於貧者。自不困。夫富者哉。故嘗論富也者。人人皆可欲。而惟治人之人不可欲。亦惟
人人難遂欲。而惟治人之人易饜欲。但使治人者以己之欲。惟人之欲。公其富而不
私其富。裕其富而不竭其富。順天地之自然。因民生之所利。則不必祈厚於人。而人
自無不各得富而厚矣。不必恐困於人。而人自各遂其欲而不困矣。所謂困人情以

為田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者三王有然即今亦何獨不然非然者拂人之情以遂其私鹿臺鉅橋非不富也然而天下困矣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可慨也夫

實事求是論

夏燮球

甚矣風氣之移人也。當夫文教淪胥經術荒廢功名之士挾其空疏不學之術以獵取富貴紛紛然若蟻慕羶逮一朝經學方明則又借以欺世或掇拾唾餘充為著作或刊錄遺集強附己名一時售其欺者經生之名非不嘖嘖於口及啟其所學則但記書目數種於本書之淵原體要吵口不能道一字噫此書估之業非經生之學也習俗偷薄遷流奚極求其文章與博聞駁經義者少審諦正讀裨補注疏者益少嗚呼孰有修學好古身體力行實其事而求其是如漢河間獻王劉德者乎自秦燔羣書漢初尚禁挾書至孝惠時始除其禁由是修儒輩生古經踵出延及景武諸王亦多以收集遺書聞然如淮南王安招致率多浮辯惟獻王所得如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先秦舊書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而於儀禮毛詩左氏春秋尤賴以縣墜緒先儒謂西漢經生王當居首非偏論也顧王之好古通經有功名教誠為古今宗藩所罕觀而漢書景十三王本傳稱其好古通經有功名教誠